

◆ 举案齐眉

为你种玫瑰

华明玥

今年,爷爷84,奶奶81,奶奶说,这一年,按老家的说法,有可能是老头子生命中的一个坎,因此,得寸步不离地看住爷爷,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。

酷暑天,爷爷要出门买菜,她带着爷爷的“立可坐”凳子,一同前往,南瓜、豆腐、苋菜、两条将塑料袋撞得噼啪作响的鲫鱼,奶奶都帮他拎着。她见老爷子走得气喘,立刻放倒这拐棍一样的折叠凳子,让爷爷坐下歇歇,递上茶瓶给他补水,打开折扇给他扇风。

奶奶抱怨:“女儿说的,天太热,买菜别出门了,她在网上选了,闪送到家多好。”爷爷说:“送来的毛豆有一小半是瘪的,豆腐不是卤水点的,不香,小排不带软骨,罗氏虾的脑袋里没有黄,孙子孙媳来吃饭,怎么做得出好菜?还有,我要吃虾仁小馄饨,要吃刚出锅的生煎,外卖完全不是那个味儿。”

没法子,奶奶只好天天跟从,不仅是买菜,爷爷打太极、去驿站拿快递、去中医院拿药,甚至,去跟棋友下棋,奶奶都跟着。爷爷下棋,奶奶就坐在花

坛边缘,不慌不忙撕着苋菜杆子的经络。棋友们笑话爷爷被管得太严,爷爷反唇相讥:“我乐意,有老伴在,热了有藿香正气丸,饿了有刚出炉的烧饼,你们谁有这福气。”

这倒是的,到今年,爷爷奶奶结婚已经60年,养大了两儿一女,一辈子没有吵过嘴。奶奶爱花,家里漏了水的搪瓷脸盆,淘汰的泡沫箱子,都被她当作花盆。爷爷看在眼里,不动声色地从菜场门口的板车上买了一株据说是玫瑰花的牙签苗,只有筷子高,总共不到十片叶子。儿女都笑他上当,他不予理会,真像宝贝一样伺候上了。他把玫瑰花栽在奶奶的窗下,花了3年时间慢慢把它养大,他还尝试在最冷的腊月,在离月季50公分处挖坑,用鱼肚肠替玫瑰沤肥。现在,火热的夏天,这株泼辣的玫瑰已经长成齐腰高的一大丛,并迎来了热烈的绽放,外层的花瓣都开出了尖角,浓艳、炽热。邻居赶来辨别这花的品种,有人说是传奇,有人说是神话,有人说是珍爱,也有人说,这只是不值钱的原生玫瑰品种。奶奶听了只是笑笑,品种不重要,她要的,就是这份老而弥坚的心意。

如今,她听评书、剥毛豆、剪虾须,都乐意坐在花前。

是的,到了这个年岁,还有人愿为她种玫瑰花,花还能开得如火如荼,还不得抓紧时间炫耀和欣赏啊。奶奶逢人就说:“老头子说了,今年还要为我种两株粉玫瑰。到时约你来赏花啊。”

群山之上
李海波 摄

◆ 儿女情长

消逝的“老人味”

吴新生

母亲是极爱干净的人。年岁渐长,她常觉身上疼痛,尤其是关节处,总是贴满活血止痛膏,久而久之,身上有一股药膏的微涩、混着点薄荷的味儿,还有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,像老木箱里散发出的旧物的味道。

老辈人对水,总怀着近乎敬畏的珍惜,母亲也不例外。那些年,只要她来我家小住,卫生间角落便多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盆,时常蓄着用过的水,水底沉着灰蒙蒙的絮状物,水面泛着油膜似的光泽,那是洗过衣物的水,用来冲厕。“水是命根子,白白地倒掉多可惜!”她语气平和,又有着任性。

盆里的水闷闷地发酵着,湿漉漉的、带有浊气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。我知道,倘若上前与母亲理论,定会输的,说不定还会被上一堂“忆苦思甜”课,干脆依了她。日子久了,卧室、衣柜、厨房也悄然沾染上这种混合着体味、樟脑和厨余的气息。源自不同角落的气味,日复一日地汇集、沉淀,最终混合成独特的“老人味”。

母亲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半旧的小铁皮盒,装着药膏和药丸。一打开盒子,浓烈苦涩的中药味扑

面而来,让人忍不住皱眉。那些药,有的早就过了期限,我偷偷清理掉过期的药片,她发现后竟有些着急:“药碍事,可别浪费了。”我一时语塞,那浓重的药味,就像她那份怎么也放不下的节省心思,压着人,挥之不去。

母亲还喜欢积攒旧东西,尤其是吃剩的饼干、点心,总被她仔细地收在抽屉深处。有时我一拉开抽屉,一股甜得发腻又带点馊的气味让人猝不及防。翻出那些藏在角落、已经变了颜色的糕点,我忍不住提高音量:“这个不能吃了,吃了会生病的!”她瞥一眼,“唉,以前日子苦,总想着能省一口是一口,老习惯总是难改。”我没有客气,当她的面扔了,她无奈地摇摇头。

日复一日的相处,那些曾经令人不舒服的气味竟也渐渐让人无感了。直到一天晚上,我俯身替母亲点眼药水,鼻尖无意间触碰到她花白的鬓角,在酸涩与药味交织的空气里,一丝淡得几乎抓不住的熟悉的雪花膏香气浮现出来,那是我小时候无数次依偎在母亲怀里闻到的温柔又安心的味道。

心头猛地一颤,仿佛在落满灰尘的箱底,翻出了一张泛黄却依旧清晰的老照片。被岁月深埋的暗香,像一根柔软的丝线,轻轻牵动了沉睡的记忆:童年每个寒冷的清晨,母亲低头为我系围巾,发间飘散的正是这缕温柔清香;无数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推开家门,迎接我的也是这份让人心安的气息。

母亲不在了。那个曾装着药味的铁皮盒,空落落地搁在抽屉角落,混合着苦涩、陈旧旧物与暗藏的温柔的气息,永远消散了。

我的家在桐城青草镇三条河交口,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“三河”,名副其实的水畈,无论男女老少,都可以在水中扑腾几下。我刚可以在地面上乱跑时,爸爸就教我游泳,在水岸边撑下两只手,乱蹬两脚仍不奏效时,他在深水区用大手托举着我的肚皮,当他偷偷抽回手时,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自主划行,爸爸的手真的很神奇。我六岁的初秋出麻疹,高烧,迷糊中,被子中的小手一直被一只大手握着,额头上始终又有只粗糙的大手在抚摸。中午时分,爸爸请来两个中年邻居用竹凉床把我抬到三公里外的姚榜医院,可天不作美,中雨一直不停,爸爸打了雨伞,一路侧身弯腰挡雨,而右手紧贴我的额头,生怕一滴雨水侵袭到脸庞,到医院后他的身上早无干处,头发上雨水和汗水不停地往下滴,爸爸只是用他那双手随意捋了下,迫不及待地恳求医生就诊。

下午放学后,我走到与邻村分界口,忽觉眼前一亮,一只串着红头绳的和平鸽瓷哨卧在路边绿色草丛中,捡起,吹了两下,藏入小书包。爸爸是教师,晚饭前一般都会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情况,他先让我拿出语文课本,背诵该背的段落,接下来要求我拿出算术课本、作业本和笔,我心中有点乱,私藏的哨子掉下来了,抬头惊恐地望着爸爸,此时他也疑惑地直视着我,接下来当然是一顿追问,起先是脸色冷峻得可怕,继而声音大而颤抖,我只好说出了原委,爸爸听后质问为何回家不告诉家人,倔强的我在重压之下唯有强辩“路边上捡的,又不是偷了人家的”。爸爸脸色变得铁青,责令下周上学一上学就交给老师,并说明清楚。因为太喜爱哨子上的花纹和那诱人的哨声,我坚决不肯。忽然,一阵疾风掠过耳畔,紧接着一只厚重粗糙的手从脸庞刮过,瞬间就是辣疼。那双温柔的手此时变成了一把严厉的戒尺。

爸爸的双手多时是拿笔墨纸砚和课本的,本应同其他老师的手一样白皙,可他的手背凸起道道青筋,掌心蜡黄蜡黄,掌纹深浅交错,犹如地面上深浅不一的沟渠。爸爸的手怎么会这样?我们家兄妹五人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物质相当匮乏,他用那双手教会我们种菜,在河塘沟渠边角处开荒种粮,每逢收获季节,我们和爸爸把亲手种植的黄绿相间的南瓜、金黄的玉米棒、红红的山芋搬回家,垒成一座座小山丘。

1980年代中期,爸爸正式退休,我也在隔山渡水的徽州地区工作、成家,每次回家探亲时总见他不是在菜园中就是在柴垛旁忙个不停,有年冬季我同妻子带着刚学会探步的儿子回家,母亲笑呵呵拿出爸爸的杰作,原来爸爸信中知晓孙子回来,几天前就亲手把旧棉袄袖子改成暖脚袋,以防孙子在乡下受冻,密密麻麻的针线竟是爸爸亲手缝上的。孙子穿上后,两只小腿形似春天的小笋尖,好奇地拍打着。

1998年冬季的一天,一早便接到大姐电话,爸爸突发脑溢血,已送往桐城县医院。我中午赶到病房,爸爸半昏迷,我紧握着那双干枯蜡黄的手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爸爸安静地躺着,我就一直就那么握着,握着,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握着他的手……

◆ 亲情素描

最后一次握着那双手

汪建国

